

Z126.1
1
157

孟子注疏原目

卷一

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

卷二

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

卷三

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

卷四

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

卷五

孟子注疏

目錄

孟子音義序

孟子題辭解

孟子注疏原目

卷一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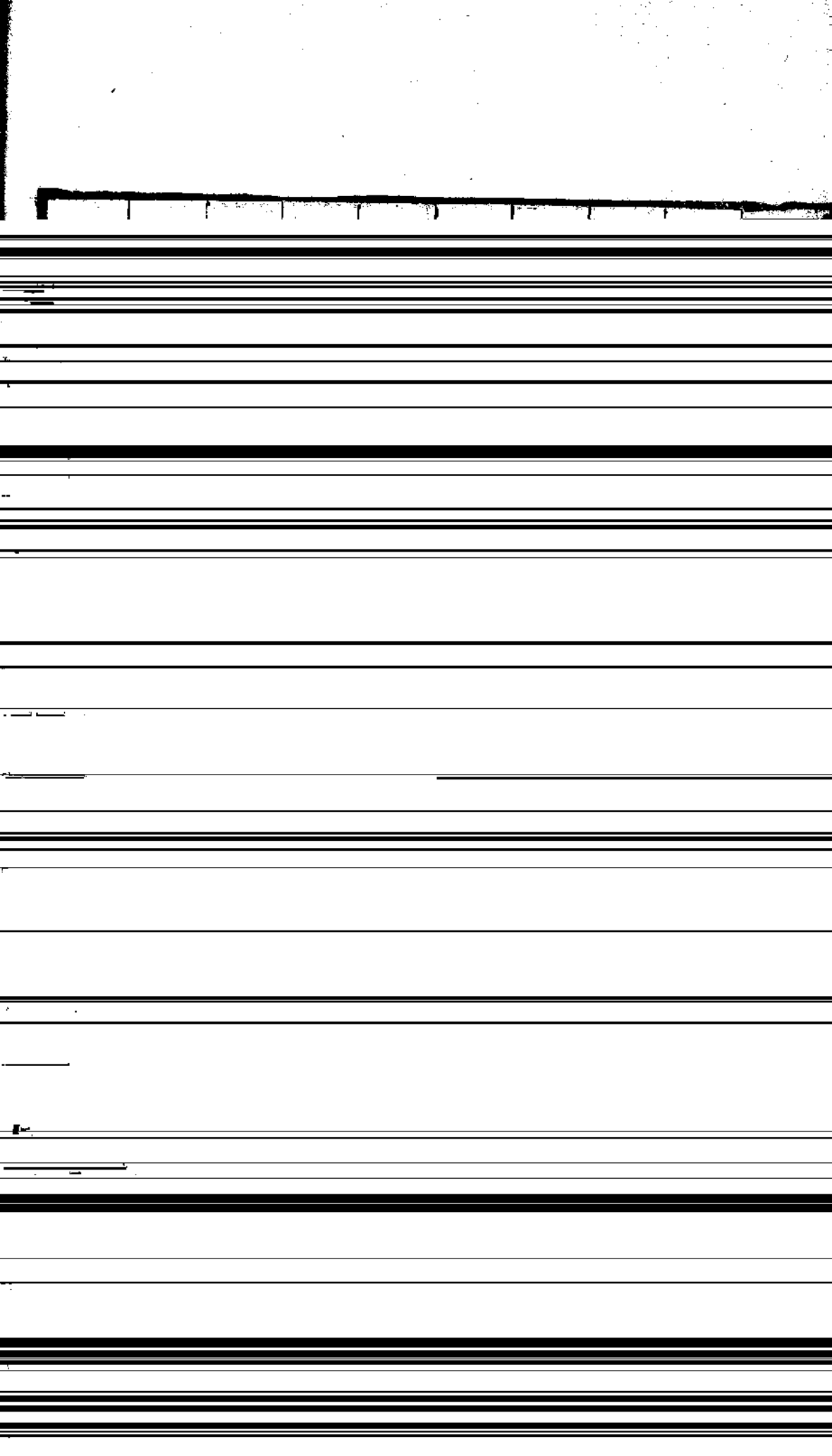
梁惠王章句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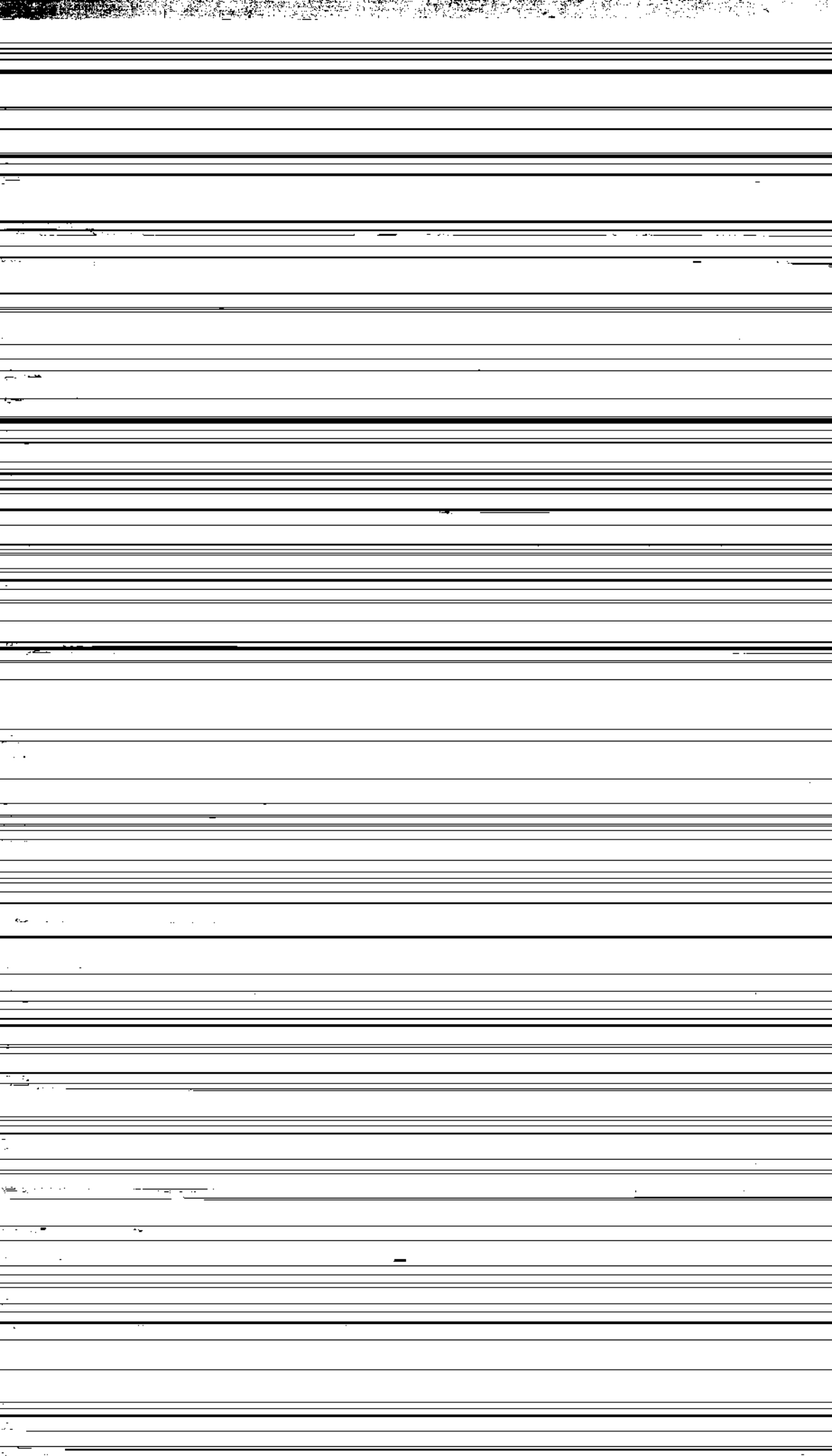
卷一下

梁惠王章句上

卷二上

梁惠王章句下





卷七下

離婁章句上

卷八上

離婁章句下

卷八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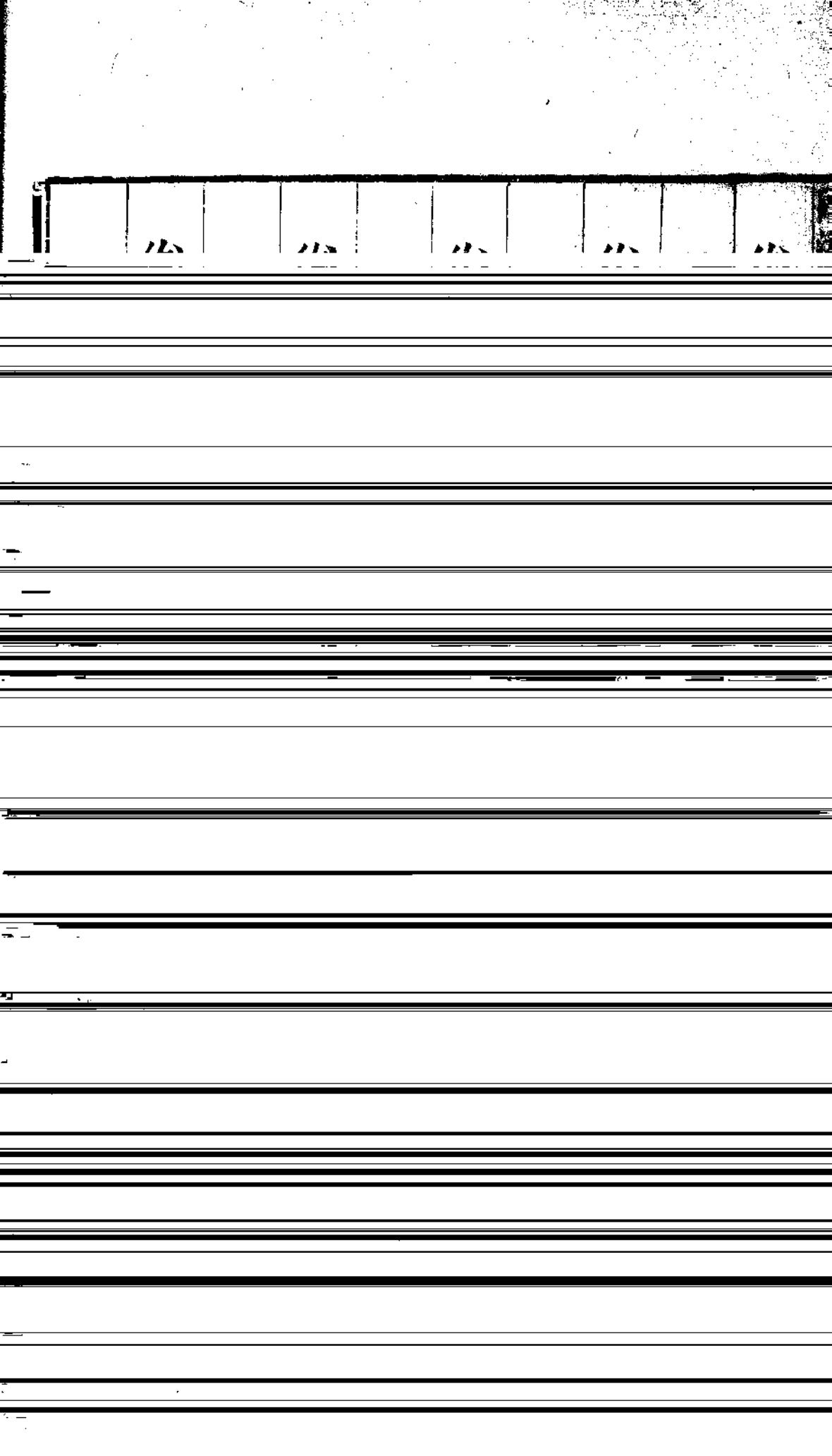
離婁章句下

卷九上

萬章章句上

卷九下

萬章章句上



孟子注疏卷六上

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

滕文公章句下

疏

正義曰。此卷趙注分上卷爲之者。也。此卷凡有十章。一章言脩禮守

正。非招不往。枉道富貴。君子不許。二章言以道正君。非禮不運。稱大丈夫。阿意用謀。善戰務勝。事雖有剛。心歸柔順。三章言君子務仕。思播其道。達義行仁。待禮而動。苟容干祿。踰牆之女。人之所賤。四章言百工食力。以祿養賢。修仁尚義。國之所尊。移風易俗。其功可珍。雖食諸侯。不爲素飧。五章言德修無小。暴慢無強。六章言白沙在泥。不染自黑。蓬生麻中。不扶自直。言輔之者衆也。七章言道異不謀。迫斯強之。段泄已甚。矚亡得宜。正己直行。不納於邪。八章言從善改非。坐以待旦。知而爲之。罪重於故。九章言憂世機亂。勤以濟之。義以正之。十章言聖人之道。親親尚和。志士之操。耿介奇特。凡此十章。合上卷五章。是滕文公一篇。十有五章也。

陳代曰。不見諸侯。宜若小
以霸。且志曰。枉尺而直尋。
子也。代見諸侯有來聘請。
孟子欲以是爲介。故言此。
儻得行道。何以輔致霸王。
子屈己信道。故言宜若可。
虞人以旌。不至將殺之。
以皮冠。而以旌。故招之。而
士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取。
其招而往何哉。

注

志士守義

無棺槨。沒溝壑而不恨也。勇士義勇者也。元首也。以義則喪首不顧也。孔子奚取。取守死善道。非禮招己則不往。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。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。已。且夫枉尺而直尋者。以利言也。如以利。則枉尋直尺而利。亦可爲與。**注**尺小尋大。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。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。天下之賤工也。**注**趙簡子。晉卿也。王良。善御者也。嬖奚。簡子幸臣也。以不能得一禽。故反命於簡子。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。或以告王良。良曰。請復之。**注**聞嬖奚賤之。故請復與乘。

強而後可。**注**強嬖奚乃肯行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。天下之良工也。**注**以一朝得十禽。故謂之良工。簡子曰。我使掌與女乘。**注**掌。主也。使王良主與女乘。謂王良良不可。**注**王良不肯。曰。吾爲之範。我馳驅。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。一朝而獲十。**注**範。法也。王良曰。我爲之法度之御。應禮之射。正殺之禽。不能得一。橫而射之曰詭遇。非禮之射。則能獲十。言嬖奚小人也。不習於禮也。詩云。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我不貫與小人乘。請辭。**注**詩。小雅車攻之篇也。言御者不失其馳。驅之法。則射者必中之。順毛而入。順毛而出。一發貫臧。應矢而死者。如破矣。此

君子之射也。貫習也。我不習與小人乘。不願掌與嬖奚同乘。故請辭。御者且羞與射者比。比而得禽獸。雖若丘陵。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。何也。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。御者尙知羞恥。此射者不欲與比。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。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。且子過矣。枉己者未

有能直人者也。

注

謂陳代之言過謬也。人當以直矯枉

耳。己自枉曲。何能正人。

音義

志曰。丁云。志記也。謂志記之言也。介音界。丁云。謂狷

介也。信道之信。音伸。爲與音餘。下食與善與。築與樹與。皆同。要音邀。下章要其同。奚乘之乘。音剩。下同。強而之。強其丈切。注同。射食亦切。範或作范氏。范氏古之善御者。詭遇。陸云。詭遇詭計以要禽也。舍音捨。下舍其同。貫丁音慣。注貫習同。中張仲切。

貫臧如字。比毗志切。下同。

疏

正義曰。此章言修禮守正。非招不往。枉道富貴

君子不許也。陳代曰：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。且志曰：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爲也者。陳代曰：孟子之弟子也。問孟子：以謂今不見諸侯，是宜若小其身。然今一往見諸侯，大則行道，可以輔佐君爲王。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爲之霸。且記云：枉一尺而直其一尋，宜若可以爲之也。尺，十寸爲尺；尋，十丈爲尋也。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，故以此言問之。孟子曰：昔齊景公問至何哉者，孟子言：往日齊國景公田獵，招聘其虞人，以旌旆招聘之。如有虞人不至者，則將殺戮之。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。然而志士守其義者，常念雖死無棺槨，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。勇義之士，念雖喪去其首，而且不顧也。孔子於此，何取焉？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，而能不往者也。如此，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，尚且守義，雖死而且不往，應其招，如何爲之？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，是何爲哉？蓋先王制招聘之禮，旌所以招其大夫者，虞人之招，但以皮冠而已。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，虞人守其義分，所以雖死而不往也。孟子引此意，以謂今之諸侯，所以間有能招己者，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。故我何往見之哉？所以不往見之也。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至亦可爲歟？孟子又言：且夫子今

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。如以利爲之。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爲之耳。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。蓋謂我苟志於利。雖枉尋而直尺。我亦爲之。况子以爲枉尺而直尋乎。奈其我志於分義。不肯枉道以徇利。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。以其見之諸侯。但爲之徇利者矣。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。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。天下之賤工也。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。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。終日而不能得一禽。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。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。或以告王良。良曰。請復之。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。遂告王良。王良聞之。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。強而後可。王良強勉嬖奚。乃肯行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反命曰。天下之良工也。言一日遂得十禽。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。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。非賤者也。簡子曰。我使掌與女乘。謂王良良不可至。我不貫與小人乘。請辭。趙簡子言於嬖奚曰。我使王良與女乘。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。良乃不肯。遂言於簡子曰。我爲之法度之御。我與嬖奚驅馳而畋。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。後爲之詭而橫射之。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。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